# 洋外記略

ル 2
2959

養浩齋叢書

ル 2
2959

# 洋外記畧

上

# 洋外記略引

連月無雨極熱不可堪疑身在赤道下偶翻閱西洋昏
數種奇事異聞累々而出神寒骨冷又疑身轉而行雪
山氷海之間不覚烈暑困人也因謀諸副墨掇其要約
參以震且史藉僅成冊子然一腔熱血從筆端流出慷
慨感激如鳴劒干伊吾之北而葵藿向日芹曝思君
赤誠樸忠未始不瀝其中也俱事涉洋警不敢示人藏
諸篋衍欲待賢明君子而質之尔
嘉永紀号戊申荷月艮齋安積信識

紀伯圖書

2959

# 洋外記略上

東奥 安積信著

天下有四大洲第一曰亜細亜洲第二曰欧羅巴洲第三曰亜弗利加洲第四曰亜墨利加洲地更大分為南北二洲而域中大地尽矣四大洲气候分為五帯距赤道南北各二十三度半為暖帯居寒暖之中者為正帯暖帯一寒正各二共為五帯亜細亜洲欧羅巴洲乃為正帯之地气候融和其人聰明九穀百貨金銀之屬備焉自古多聖賢君子雄傑之士亜弗利加在赤道之下地極熱其人昏惰不竭力於生業英雄堀起其中者絶少矣北亜墨

恐賣字下脱詳字

利加亦為正帶其気候与亜細亜欧羅巴相類南亜墨利加係暖帯之地二州建國不久人物寡少大抵為欧羅巴諸番所創開故多其屬地近世北亜墨利加地益闢人益殖國勢強盛逐西洋官吏各據其境価長看約迭救患維世称共和政治國者三十一国

亜墨利加極南有國号曰墨瓦臘尼亜本瑪實合為五大洲非也此境当時僅知有其國而未嘗其區域故之尔後和蘭人究其境界所尽然後知此惟一鉅嵩不足以配四大洲新廿白石作采嚫墨言以四大洲為主而以墨瓦臘尼亜附焉極為得体

欧羅巴洲有帝國焉曰入尔馬泥亜（又称独逸南土）曰俄羅斯（又称英斯歌未亜又称英斯）曰都尔格（係亜細亜洲而其都則在欧羅巴洲）有王國焉曰伊斯巴你亜曰佛郎察曰諳厄利（又称英吉利）曰伊太里亜曰孛那瑪尔加曰波尔杜瓦尔曰湿埕尔蘭土曰赫勿蓋亜曰孛漏生曰蘇亦奇亜弗利加亜細亜南洋諸番亦称王萬國星羅不遑記載今録其最強大者而以人物之雄俊附焉

## 俄羅斯

俄羅斯建國已久遠而城邑偪仄人民寡弱境内惟深林
鉅谷曠野之地盤互相錯振古莫能創闢國王諸子各
據其地迭相攻擊風俗粗鄙不知理義不通藝業異邦
人未此互市者皆与國王不關涉貿易甚溫藹然一陋
夷耳至伯多球帝興而政令一変百度維新兵始強地始
大西取波羅泥亜葉亦斉諸國南掠都尔格奪百児西亜
之地東取大韃靼諸國北至氷海東至加摸沙斯加与蝦
夷相逼冠絶四大洲矣帝生于寛文十二年（西洋千六百七十二年）國王
亜厝吉志斯第三子也天資甥傑有大志每慨然憤國

勢不振自襲位即微服周游諸州察其風俗覈其政
教專務富強不借厚幣重爵徵才学術藝雄駿之士使其
教導國人肄習道藝又開山鑿河造大船數十隻与他邦
貿易於是他邦人繦負雲集陋習汚俗煥然一新豪俊才
藝之士先後輩出而兵力強盛至宝永六年帝親師
帥与蘇亦斉波羅泥亜哥撒更三國大戰于彪尔多機破
之斬獲無筭僵屍蔽野乘勝而進陷哥撒更城遂并其國
哥撒更性鷙悍屢為邊害至是怕服翌年蘇亦斉連戰皆
捷取其祀勿泥亜之地是歲与格尔格戰于普魯砲河尋和
先是蘇亦斉戰敗乞援於都尔格々々為拳兵北伐時

借惜之誤乎

亦下脫天字

帝親征略西方后加太里那親督兵相距都尔格敢士象
突擊后指麾合機戰甚力杜兒格不能克收兵去帝伐蘇
亦斉亟殆二十年至是始克龕定又略百児西亜之地境
域益大遂開無前之鴻業可称英主矣然雄猜嗜殺每
行刑戮輒流血波道未免夷狄之風云帝殂遺命使后
称制后能治國以賢明称立三年而殂太子早世嫡孫亦
國人立帝姪女盎那亦有雄畧聞波羅泥亜有乱遣兵
五萬大破之又破小韃靼及都兒格之象畧其地降其
尔大未國威振欧羅巴矣帝殂姪孫伊方立未踰歲而殂
國人以伯多球帝季女尼利撒新多有令德立之女主三

世相継皆英主也大都有二旧都曰莫斯哥烏新都曰
伯多禄勒尔城郭宮室之荘宇内罕比文化八年佛蘭
西帝樸那拔児的将兵三十萬入冦鋭甚俄羅斯帝設
奇計自焚部城而逃佛蘭西糧道不継四掠無所獲時
方大寒士衆凍餓死者數萬人勢大挫収師而還屬國悉
叛卒至於亡此所謂不戦而屈人兵者也

都児格

都尔格旧名厄勒祭亜所謂歴山王所産西洋一帝國
也區域廣大風俗劫悍与韃靼相類長騎戦馬上並揮
長槍発銃其都在巴尔巴利亜其鼻祖曰阿多蕊其父
阿多魯尼歴児自亜細亜洲那多里阿國起義仁五年
西洋千二百五十七年阿多滿継立兵威日盛畧定諸邨邏馬帝駱尔駑
亜遣大臣討之都尔格拒戦邏馬師大敗因命諸邨侯
伯率大衆伐之又敗績自是都尔格勢益強大取北高
海諸邨至小韃靼邏馬帝伐之毎戦輒敗百餘年間
都尔格所并者亜細亜亜弗利加諸邨享徳二年西洋一四百五十三

年挾連勝之威大挙攻暹馬帝東都公斯瑙低諾波尔陷之遂遷都于此暹馬帝走保西都旁能勢益衰屬國皆叛拂蘭西伊斯把泥亜諳厄利亜雪際亜皆挙兵相吞噬弟那瑪尔加波尔杜瓦尔亦自立称王杜児格攻翁加里亜波羅尼亜諸國拓地益廣巍然为帝國亜細亜弗利加諸邦孑其屬國故分为三部曰欧羅巴杜児格曰亜細亜杜児格曰亜弗利加杜児格政刑厳酷人民股栗莫敢犯法其都虽在欧羅巴中而不會盟于諸國又不貿易于海外有用兵則帝自将不以威權委臣下四隣畏之近世暎吉利覘其城堡不堅牢乃乗兵艦擾

乱埔頭杜児格発大砲擊之不中以其墩高而不能平射也遂敗衂國人憤甚乃新鋳大砲數百座改造墩臺以水面为準暎吉利不能復攻兵力之強倍於古而雄視于亜細亜弗利加欧羅之間矣新井君采覧異言置之亜弗利加洲以为唐土魯番者未詳考

入尔馬泥亜

入尔馬泥亜一名独逸蘭土漢名黄祁欧羅巴第一鉅邦也東接字漏生波羅泥亜南連勿搦祭亜赫勿萋亜西界佛蘭察涅埃尔蘭土北至窩々所徳海第那馬尔加海疆域極大人物凡土与和蘭相類自古奕葉相絶称帝曰都伊太里亜國邏馬之地後遷于此故仍旧称曰邏馬帝其都曰勿能城郭宏荘閑六大門宮室園囿之美学校寺觀々麗甲于西洋兵馬精強諸邦慴服伊斯把泥亜諳厄利亜佛蘭西皆朝聘不絶土沃物阜夷平原其制度典刑之甕諸邦所矜式也元禄中入尔馬泥亜与伊斯把泥亜構兵西

洋大乱入尔馬泥亜娶伊斯把泥亜王女弟为妃生二子
伊斯把泥王無子國人欲以入尔馬泥亜少子為嗣王寢
疾親作昏藏諸金匱召群臣授之曰我病不起当到天主
像前発昏視之嗣乃定矣王歿群臣赴邏馬(伊斯里亜国都)開匱視
昏曰宜迎佛蘭西王孫立之衆愕然莫敢発詰然不得遠
遣命迎立之入尔馬泥亜帝怒将挙兵納其子邏馬帝
教主諭解之不聞率水軍四萬送少子部下九國兵皆
従伊斯把泥亜発兵三萬合佛蘭西兵四萬禦之和蘭英
吉利援入尔馬泥亜是为東軍波尔杜瓦尔援伊斯把泥亜
是为西軍實元禄十三年庚辰也由是連年戦闘死者

相枕藉諸邦分黨互尋干戈海内騷擾後四年入尔
馬泥亜帝殂明年波児杜瓦児王死東西水陸戰士物故
亦已十餘萬人是年入尔馬泥亜及肥良的亜祀勿泥
亜各爭波羅泥亜死者七千人入尔馬泥亜亦戰亡二
千人是時俄羅斯与沙瑣(サクソン)泥亜交侵蘇亦脅地宝永六年
和蘭与佛蘭西伊斯把泥亜戰斬首萬級取佛蘭西三
城和蘭戰死者亦万計七年和蘭与伊斯巴泥亜戰斬首
五千虜獲七千又与佛蘭西戰斬首萬三千虜獲四千拔
其四城正徳二年和蘭援入馬泥亜与佛蘭西伊斯巴泥
亜戰兩國各十萬西兵死者萬餘東軍死者(ナシ)九千五百人

割據

自一王乱命二國搆兵已經十四年海宇分裂戰鬪四起西洋諸國都會盛麗之地丹楼粉壁萬家如雲者大半鞠為榛莽赤地千里鬼哭燐飛海内虚耗其禍從亡所未有也於是南北君長欲紓其難以平二國之怨百方教諭東西各有約誓三年入尔馬泥亜伊斯把泥亜各反俘囚及侵地西洋乱局始緩矣近世佛蘭西王樸那拔尔的大挙入冦帝拒戰屢敗邺屬國侯伯有兵力者皆離叛仰援邑於佛蘭西其微者為管下及樸那拔児的亡而後侯伯又服從距今四十年前事矣



伊斯巴你亜

伊斯巴你亜漢名是班牙欧羅巴極西一大國也四面皆海惟東北連佛蘭西以大山為界南隔地中海對巴尔巴里亜城廣物殷旧為邏馬帝屬国兵力寢強蠶食隣邦建都於加西臘自立為王有百児智南者徵聚諸邪俊士始駕大舶經商於海外応永年中与呂宋互市見其國弱可取乃奉厚賄遺王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詐而許之其人乃裂牛皮聯屬至数十丈圍呂宋地乾如約王大駭然業已許諾無可奈何遂許聽之而稍徵其税如國法其人既得地即營室築城列火器

設守禦且為窺窬計遂竟來其虛襲殺其王逐其人民
而據其國實元亀三年也已俾呂宋益横行海外遂據
廣東香山澳築城以居与民互市而患復中於粤實明史及東
西洋考以伊斯巴你為佛郎察訳矣海國見聞録 永正十六年西洋千五百十九年 大拳
亥星紅毛者呂宋祖家也此言得其實
伐北亜墨利加洲墨是可々々々地廣物殷而不知教学惟淫祠
是崇或以人為牲大官死即以人殉焉先是伊斯巴你亜閑
亜墨利加邊海置吏治之墨是可嫉其逼每業衆逐之因遣
使請通好互市墨是可恃其富強不聽遇使者甚慢伊
斯巴你亜大怒每誡遣軍艦侵擾瀕海焚掠城邑避其
有備伐其不意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將吏労於



奔命於是墨是可大窘兵力竭於外叛乱起於内伊斯巴
泥亜乘其衆傾國而来艨艟百餘隻精兵五萬餘人轉
鬬長驅連陷諸城勢如風雨國都周廻四十八里城郭並
從大湖中突出構良材為橋宮闕壮嚴園之數月百道爭
攻城遂陷擒王及后妃王子送之加西臘全國皆降更名曰
新伊斯泥巴亜天文十二年西洋千五百三十二年遣使孛露國請互
市孛露在南亜墨利加疆界亦大兵力頗強畧定近州尓
来百餘年昇平無叉流蕩奢靡民不知兵革然恃其
強盛戮殺使者伊斯巴泥亜大怒且偵知其戎備廢弛
聚師衆於墨是可練習数月乃伐孛露三面突擊巨煩

連発声撼山岳孛露人甍魄莫肯揮戈拒之大衆長驅
遂陷都城其他侵所奪者不可数慶長十五年國人飄
風抵我西陲舳艫悉壊官倉繕治給薪糧使還十七年
夏遣使謝恩其饋献中有自鳴鐘一座我邦有自鳴
鐘始此是歳我商舶隨往踰歳而還彼人曰西地阻隔萬
里請勿復来寛永中我商舶至呂宋伊斯巴泥亜人奪
貨物殺戮無遺後一年伊斯巴泥船抵長崎鎮臺飛報
告江府官命有馬侯殲之侯率兵艦数十隻圍之
虜船宏莊衆懼莫敢進侯奮躍而登焉衆從之虜走
入艙内閉窓戸侯覚有異急還本船須臾火自艙中
起我兵皆燔死侯怒叱衆擊之又如初死者数百人遂投
火箭焚之虜皆殲而我兵死傷亦多尓後不復来矣

波尔杜瓦尔

波尔杜瓦尔漢名葡萄牙東南連俺大留(アダルシ)西亜北接加利祭亜古屬伊斯巴泥亜歴世已久为巴尔巴利亜所佔據寛治七年(西洋千九十三年)渠酋汾利孤斯(ブンリクス)性雄毅挙兵討巴尔巴利亜大敗之恢復旧都伊斯波泥亜王嘉其功嫁以女汾利孤斯卒子亜兒(アルホウシヨ)豊肅(ヒヨウス)斯立伐巴兒巴利亜逐其五都酋長悉復旧疆遂登王位國人悦服是为称王之始在属國曰匿(ヒヨウ)亜商販諸國嘗利甚鉅由是財用豊饒明応五年(西洋千四百九十七年)有瓦嬀者始經亜太(アフリカ)腦海過喜峯至印度貿易国用益富西

洋通商于亜細亜洲盖以此为權輿矣永正七年西洋千五百十年
抵卧亜建商館与嶌人貿遷遂據之此为西洋番居印
度之始先是國人有巴斯屈加麻者乗大舶廻旋亜細亜
南洋諸嶌而測量之因得其虚實作圖説以献王大
喜乃按図撿境知忽魯謨斯諸嶌襟喉之地欲図之
遣使厚幣結好求互市不聽至是命水軍都督亜児窺的
児倔弗大艦十二隻伐之忽魯謨斯在百児亜西海濵
有港曰溪尓蔓百貨旁午之區也見冦猝至大駭亟出
師禦之波児杜瓦児一戦破之弗巨煩崩城郭使人言於
王曰我求互市耳非有他腸若許之即收兵而還王不

許発兵二萬餘人聯艨艟為浮橋遏絶港口亦以火船
火筏禦之波尓杜瓦児舶大且堅巨礮　弗敵船粉韮
浮橋焚燬無遺王大懼乞降致歳幣為属国由是交貿
得便國益富又欲取満剌加致厚貺置確塲於都遣教
僧有才辯者説国人以妖教大施恩敬闔國悦從是歳
遷挙兵襲都城王恇駭不知所為率妃嬪太子逃入
山中而死竟取其國又通於震旦置商館於高麗香山
縣天文十一年西洋十九百十二年将抵震旦飄風抵我豊後神富浦
千三百年間勿剌察亜國人襲聖支元世祖從入震旦居十七年而還曰東海有日本国西洋知有邦以是為始
砲遺国主大友宗麟請互市宗麟大喜許之西番通于我以

此為始而銃砲之制亦始此後二年駕六大舶而來其一
隻抵薩摩種嶋是歲餽遺珎寶尤夥宗麟厚酬之使
麾下以藤源助報禮至其國病卒其墓至今尚在國都云
從是每歲互市不絕蛮珎夷寶流溢九州九州候伯爭迎
之番人又誘以妖教奇幻百出士民益崇敬之遺以厚幣
由是妖教盛行天正十九年豊臣秀吉兩征見教僧憤其悖
慢而驅逐之禁止其法互市如故而異教蔓延于海内矣
蓋自蛮舶入我以來貪者遂其利愚者惑其教波頽蘭
倒悉受箠絡　朝廷虽嚴為之禁而流毒已遍遂有天草
教匪之乱由是諸番之市一切禁絕唯所許者清人和蘭

已然犯禁陷大戮者前後二十八萬人教匪之禍擴古所
未有也当時呼波尔杜瓦尔為南蛮以其取道於呂宋也
呼蛮舶為黒船以其塗瀝青也嗣後和蘭佛蘭西英
咭唎諸国循其針路貿販于亜細亜洲波尔杜瓦尔埔
頭屢被掠奪其獲利不加昔

拂蘭西

拂蘭西漢名佛郎機歐羅巴洲王國也西接伊斯巴泥亞南臨地中海東據意太里亞入尔馬泥亞北隔海對對諳厄利亞土地廣莫物産富饒分为八十六州氣候融和始祖拂蘭哥斯英莫武絶倫開拓疆域滅瓦利亞建國魔中永中国王羅德勿乙吉驕奢無度國王大乱为賊臣所殺先是樸那拔尔的起自寒微累功陞大官威名赫奕國人服從至是踐阼称皇帝兵力尤強畧定諸邦所向莫不摧陷遂奄有歐巴羅全洲其不降者惟俄羅斯唉咭利耳後伐俄羅斯大敗屬国皆叛为唉吉利所擒

國人逼譲位於魯姪勿吉々々々々乃拂蘭西王之裔与前
王同名其都曰把利斯其衣服器用並同和蘭惟言語
文字則異性強悍和蘭每受暎咭利欺陵則倚以為助
暎咭利亦所畏故入尓馬泥亜人為之語曰佛蘭斯可以
為朋友不可以為隣国蓋懼其掠奪也海濱有一鉅城曰
加剌伊斯与暎咭利相對為險要之地往年為暎咭利所
奪國人憤志曰若得取是城至三月絶糧繫牢獄弗薩也
後十七年果復之暎國女主憤甚臨死語左右曰若有
不諱須解吾体視之吾心頭必有加剌伊斯之字矣二國
自古相抗而不相容如此故各精武支務遠畧不敢解

弛并為西洋之強国矣

## 諳厄利亜

諳厄利亜即暎咭唎斯在欧羅巴西北海中与思可育亜分台一嵩地長可百五十里幅可百三十里經度自五十度至六十度分為三道其都曰篭動俗善操舟習水戰自古称悍鷙之國初國王稚谷魯斯并思可育亜為一國人不和相戰爭因復各立至女主盎那即位頗聰敏以宝永四年西洋千七百年攻思可育亜併之為政嚴而慈國人悅服風俗丕変後拳兵取意而蘭土亦近海大嵩也長可百五十里幅百六十七里兵勢愈振先是与佛蘭西戰兵結不解國力寢衰至此伐拂蘭西大敗之宝暦

十三年（西洋千七百六十三年）駕大舶過喜峯望経商于印度亜々
剌比亜諸邦掠伊斯巴泥亜波尔杜瓦尔諸国又侵亜弗
利加諸国及亜剌比亜百児育亜諸嶌属地甚多西洋諸
番所城商館在諸邦者並被焚掠波尔杜瓦尔和蘭尤
苦之紛厚幣以和國王熱阿尔業天資英武好武技刻
心銃砲蓋銃砲自佛蘭西始昔拂蘭西王征回々伊太里
亜人始製此器以献王激賞更多制大礮伐回々敗之
西洋用銃始此所謂佛蘭西砲是也後諸番効之亜際
亜又新意製造甚精第那瑪尔加更変其制作大小
砲益精緻及諳厄利亜尤好此技則徴名工於諸邦究

極其妙於是製造又一変而奇功甲於天下矣由是
威愈振吞併南洋比利比印設諸嶌驅逐伊斯巴泥
亜戍兵出師衆築府城侵掠諸邦先是和蘭取咬喵吧
據之二百餘年以為萬国貿易之要津文政二年諳厄
亜與甲板舟師数十往攻也不克越年隻秋之際仍備
舟師再往以大砲環攻而克和蘭不敢与敵逃回祖家
由是失通商之便後議和請復咬喵吧致歳税許之和
蘭再據之諳厄利亜与清通商已久天保六年清春
林則徐責其犯鴉片（烟）之禁棄其所齎二萬二百九十一箱
於海諳厄利亜大怒遣兵艦数十取丹山縣為巣窟

焚掠廣東清軍拒戰大敗綿地數十里皆羅禍乱吏民死者不可勝数諳厄利亜乘勝將入南京清主大懼議和乃償以銀六百万両而銀餘一千五百万両期以五年因以香港為諳厄利亜之地先是　方学沆慮外夷之変作防海策二篇有曰天地之道変化無方智者謀人之國当從已然之跡而轉測其未然不当紐其已然而忌其所未然如千古已然之事類能言之至於海外狡夸思啓動之言未有成大業者論者絶不経意請海禁以通東西二洋銅觔制錢足国用象犀珠玉玩之物由厦門舟山乍浦轉于吳會廛庭閭巷莫不

是賴於是出入無忌一旦猝発何以応之莫如禁其出入修整邊海添之重兵加以砲　昼夜迎邏使内外相通彼不測我之虚実我有以絶彼之往来庶幾其可耳不然者竊恐危疑擾攘之間二三提鎮何能清支加以蘇紹喜紹南方之弱兵素不甚練如吹枯拉朽不難長驅直入兼之海冦曽心已久彼有備而我無備以有備襲無備雖易相什倍也江浙財賦重地國家餉道全藉于此一旦割去能独安然全盛乎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彼鼎雀處堂之輩尸位無補不知其災之及身甚速耳其言剴切其慮深摯若逆料後来英夷之変而籌策之者而拳

朝不察竟致此禍乱可慨也於是諳厄利亜益熾其凶
焔肆其所欲而威武為西蛮之魁矣然性殘暴虽能取
諸刱之地而苦民其苛虐旋即離散往年奪北亜墨利
加之地遷民置鎮生齒日繁迄諳厄利亜戰爭數年人
民凋巷乃召兵於亜墨利加居民憤其暴酷莫敢命従
并焚印度所輸茶荈三百餘箱諳厄利亜大怒遣兵艦
擊之則致死力拒戰鋭不可当諳厄利亜敗走遂為独
立不羈之邦清人講和固出于一時之權其怨之次骨
報復之念未嘗須臾忘之其貿易於我以慶長五年為
始是歳甲必丹益任階和蘭人貢于江府十七年未平戸

貿易十八年國王贈昏通聘献猩々絨弩砲千里鏡元
和七年以交易利少辞去不復至延宝元年抵長崎乞
互市朝廷不許後乞之亦不聽其所以防微銷萌者至
深遠矣

## 和蘭

和蘭東接入尓馬泥亜南連佛郎察西隔海對暎咭唎為西洋最小國其人深目高鼻毛髮皆赤故称紅毛番明史海国聞見録海嶌逸史紅毛乃暎咭唎也其俗專以經商為業有弗輪斯(フランス)者雄才過絶人通韜畧精航海之術慶長十七年(西洋千六百十二年)取馬路古諸嶌築城塁商販四方入明抵彭湖是時兵俱撤如登無人之墟遂伐木駕厰海濵人有潛往市老都御史上疏請剿乃掛帆去在呂宋港口迎擊明人商船大肆焚掠船主苦之元和二年(西洋千六百十六年)有耶亜乞布(ヒ)連者至南亜墨利加洲經極南海峽得一大嶌知其与墨利

加不相通乃名曰墨瓦臘泥亜因加之四大洲而為五大
洲矣五年西洋千六百十九年知咬喃吧之可取乃以厚幣甜言与爪哇
土番暫鋺其牛皮之地曠以為貿易詭計爪哇愚蠢
既貪其利漸受篭絡因又設阿片烟以誰誘之使其衆必
服食此物為快暗令自致疲弱於是一拳而滅之如拾地
芥術亦巧矣後之取臺灣撚之者数年鄭芝龍起兵逐
之九年西洋千六百二十三年攻波尔杜瓦尔屬地在亜墨利加者得数
邑之地寛永十七年西洋千六百四十年襲満剌加奪之逐波尔杜瓦
尔戍兵先是波尔杜瓦尔據爪哇和蘭奪之今又奪満
剌加由是有隙波尔杜瓦尔通商于我邦已久其獲利

甚鉅和蘭忌之陰窺其所為嘗於其船得昏一封乃其甲
必丹甞于我者告祖家大拳襲我也乃亟告平戸
候々上閉逆徒伏誅朝廷以為忠至今許互市者以
此也寛文五年西洋千六百六十年通于則意蘭諸国逐伊斯巴泥
亜波尔杜瓦尔築畢盟高館八年西洋千六百六十三年開南亜墨利加
北境築城郭是為西南官府爪哇為東方官府以便于貿
易又掠蘇門答剌之地諳厄利亜亦未販蘇門答剌西北
隅在赤道北五度東南隅在赤道南五度其国中当
赤道直下春秋二分太陽過其上日光如火極熱和蘭
又畧南亜墨利加諸嶋統名曰新和蘭文化五年西洋千八

百八年佛郎察帝撲那巴尔的吞并諸邦癈和蘭为郡縣、
十二年西洋千八百十五年佛郎西帝自謫所拳兵直襲把理斯々々
々佛蘭西國郡也諸国主大驚分兵未討大戰于沙能
河勝敗未決和蘭世子分兵泊林而陣帝突戰良久世
子佯北帝逐之数里伏兵競起夾擊帝世子廻戰奮擊
大敗之帝僅以身逃遂見擒世子功第一世子名微尔歛
先是与父避乱在暎國此役力戰破敵併東十邦恢復旧
邦後欧羅巴諸国主會盟論其功父始列王位世子尋立
和蘭不過弾丸黑誌之地而其生英偉顧能取諸嵩屠地
參錯于四大邦之間殆与暎咭唎佛蘭西相匹盖國小民寡
四隣皆大邦虽欲取之不可得因勤遠畧経畳于海外
寸攘尺奪至于如此而吞噬之意未已也

暹羅

暹羅東印度一大国也西抵榜葛剌北抵琵牛東南枕海府十四縣七十二幅員九百餘里其王自古相継屹然独立不奉他邦正朔都城華麗人烟四十餘萬戸地極熱四季如盛夏貨物繁冨兵力強盛与亜剌敢亜華楊昆東蒲寨諸国戰屢捷四隣畏服莫敢抗西洋諸番皆互市埔頭埴壹百貨輻湊文禄中豊臣秀吉伐朝鮮明人大駭遣師援之連年兵結不解暹羅請遣精兵二十万持盧援朝鮮明人不聽慶長間有山田長正者称仁左衛門駿河人也采覽異言云畢冊山田人詳系倜儻有大志見邦内急

支無縁展材力将立功於海外乃乗商舶入暹羅適會
其國有外冦上昏献奇策王大喜將兵禦之大戦洋中大
敗之王嘉奬与議国支遂至執政後数年我商賈入暹
羅山田延見侍衛兵仗甚嚴商賈震慴不能仰見山田
抗色曰予本汝邦人也往年至此立功謬受拔擢為大官
予少時禱駿河冨士仙現祠汝其為予献之乃出巨匿
付之山田及士卒作吾邦戎装駕大舶破外冦囚也
因又献土物於幕府作昏上閣老商人從命如其言首
是国王遣使齎金葉昏来献方物聘問無絶由山田請
也王死嗣王亦奉金葉昏修旧好数年遂不復来之後

有木谷久右衛門者和泉人性阜栄好讀兵昏寛永
始流寓長崎從販舶抵暹羅君数年會國王逐我商
客〻〻皆散去亜華閔之率兵六万来冦国王大懼亟
募商客拒之木谷応募將八千人架巨砲蒙車邀擊連
発大敗之王大喜封以附庸小国以寿終子久右衛門襲封
又有天竺徳兵衛者播州高砂人乗角倉商舶販于天
竺晩年祝髪号宗心年八十九猶健好事者録其話言曰渡
天物語宗心所携還有刻文字於樹葉者所謂金葉昏是
也当是時吾邦通商于海外京師大賈角倉与市臨司
其交其商舶著於世者長崎末次郎二隻舟本源平一隻

荒木宗吉一隻糸屋隨右衛門一隻泉州界伊豫屋某
一隻角倉与市茶屋四郎五郎伏見屋某各三隻又有
官船九隻称宋型船其制皆宏壮可以駕長風破萬里
浪矣其往所商者支那交阯安南東蒲寨暹羅臺灣亜
媽港印度諸国往必閲歳而還其獲利亦鉅萬寛永十
一年和蘭甲必丹上変告耶蘇教之事　縣官下令禁
海外通商於是我邦鉅船皆廢而為方今舟楫之制矣
方今所駕者謂之地乗船其制狹小不可以渉萬里僅
認内地山岳而往来于近洋故名鳥尓後吾邦人無復
往于暹羅印度諸国彼復不来雲海茫茫僅視之坤輿
四中耳

紐紐由尔倔
紐由尔倔北米利幹一都會也北米利幹疆域遼廓
少人民多曠土萬治六年英國始開南疆徙民於加
利那享保十九年又徙民於紐由尔倔及坤稔知
然一陋夷耳後数年英國多梗化者因捕鞫之諸
数万口於此謫者虽之衣食亦樂無君長相与墾田
闢山務稼穡又支漁獵歲月寖久生齒寖繁至三
十餘萬口室厝中英国戰爭数年人民凋衰乃徵兵
於米利幹号令酷酷俸錢微薄民憤恚不從命投都
度所解送茶斧三百四十二箱於海英國大怒遣兵艦

救隻圖埔頭絶糧道土番大窘會共和十三邦政官
議之有和斯椰照東及弗蘭照輪者颶言曰機會不
可失也宜与暎国絶衆然之乃將大拳而戰暎人自
恰其非又知不可克解圍去安永九年政官与暎人會
議永為独立不覊之邦由是國勢益盛四隣酋長
未結盟約者不可勝数近世各邦建学校講習道
藝至若紐由尔倔及麻斯佐久則設觀象臺四維旬
学教督生徒彬々如也弘化元年阿波舶主德之亟
偕十一人飄風支南洋数十里得一嶌無居人气候甚
暖衆皆捕魚鳥為食居数旬見蛮舶迥乞救蛮人



許諾護送至浦賀乃紐由尔倔人也嘉永元年北亜米利
加能与和加人十五名來松前松前候捕訊之曰吾侑三
十五人捕鯨東洋遇颶風壞舶吾侑僅得乘哨舶以逃
餘皆溺死夷人紀幹長大衣帽類和蘭其文字与和蘭
同但音韻異耳夷人每自言暎咭唎強而暴吾邦見其
舶必発煩碎之貴邦亦如当是想夷人嘗被暎國殘
害怨入骨髓其亦紐由尔倔之類欤吾聞墨是可与北
米利幹共和國交兵数年弘化元年八月米利幹將思
格郡率兵逼其城下大戰街上墨是可割地請和
於是北米利幹拓疆土至阿列孔河北緯三十二度先

是庚子歳共和国人口猶二百萬近年審閲得二千八百七十萬口云是以其民生意益進凡通貨闢荒之利隨其用力年盛其境自西洋視之為極西自吾邦視之為極東西洋抵吾邦針路萬餘里極為迂廻米利幹至吾邦較西洋不甚遠且中間惟海水無有国土風馚直指而未極便捷故近年屢過我洋中抵我邊疆彼本係暎国所從因伽其強暴欲以拓疆界予不能無杞憂也

閣龍比亜

閣龍比亜南亜墨利加一大州也其疆界跨赤道南北旧隷伊斯巴泥亜距今二十年國人會議曰吾邦隷伊斯巴泥亜凡土壤之大物産之奇不啻過之而俛首帖尾受其穿鼻罹其殘害者特以兵力不足耳自今以後宜精練武支堀然自交不敢奉命令彼怒我攻則我邦人竭力拒之寧死不猶愈於為西番輿儓乎衆從其議乃更名其國曰閣龍比亜（西洋人閣龍比至此故名焉）於是挙兵捕守令殺之伊斯巴泥亜大志遣軍艦数十号兵七萬討之連年戰鬪閣龍比亜大敗死者無算將逃山谷部兵靴捻朱羅

総督樸利把児忱慨有膽智聞之率兵数萬将踰大山
出其不意登数里巖嶂危峻乏水草餓死者相枕藉衆
欲還樸利巴児曰今去山巔不遠踰之則路坦多水草
矣与其束手餓死孰若踰山赴敵为邦家立偉勲耶衆
然之乃殺馬与衆食之鼓勇而進遂踰巔果得水草勇
気百倍直襲敵軍閣龍巴亜兵亦未内外合擊大敗之
僵屍蔽野伊斯巴泥亜收残卒而去土番歓呼敬樸利
巴尓如神推為大総官移檄告諸部受其号令於是樸
利巴児挙賢才正法令興学校育生徒講習武技一部
寧謐因又出師侵畧四方伊斯巴泥亜所藉以為大府者

皆取之除其苛政施以慈恵土番翕然景從竟為一
大強国殆過地亜墨利加共和諸部盍西庚虽以詭術
奪人国而政令煩苛土番不堪能卒至背叛豪傑之士
応機而興以成功名詭術之不足恃亦可見矣後数年
樸利把児卒国人如喪父母建碑紀勲業歳時奉祀
惟虔

仲春初五日於今年堀写之終
時正和三年壬戌暮春中旬
風鬼面一戸
光有[illegible]

龍蟄居士藏昏

# 洋外紀畧

中

# 洋外記畧中

東奥　安積信著

## 閣龍傳

閣龍意太里亜部中熱弩亜之人也性慧敏有大志嗜航海之術歷遊諸及凡瀛海港汊嶋岨暗礁浅沙奥奄鯨鰐所窟莫不諳悉爲時人爲之諺曰閣奄海路前無古人後無来者閣奄不以此自多益精究其術磨寢与食每自言茫々堪輿其際不可測然極東諸及今已悉剏殆盡但未聞極西有国土耳吾將之一葬於西溟尋索千古未聞之邦其志気豪壮如此

所宅

然家徒四壁不能裝大船嘗請本及官廳說之是時
西洋諸国主以拓彊得地為要故交狡邀奇貨者動
輒献航海之策国主深懲其荒唐弗聽閻菴知至英
吉利諸之亦不允轉而入伊斯把泥亜說之王妃智
而慈憫其篤志賜一萬六千金欣助之乃以明應二
年閏帆針路西指已行三十四日顧茫々惟天与水
不見一點黒痣舟人意大沮皆罵閻菴曰自今三日
不得一邦土當沈汝於海委鮫鰐以漏憤耳閻菴神
色怡然令屬吏禁檣竿且戒之曰汝見有邦土須菲
大芭矣既而檣上絶叫衆抃舞歓芭如雷環閻菴而



拜系造其地果得一大国乃北亜墨利加湖也嗣後
西洋人豔其奇功爭趨是邦者歲益多於是北亜墨
利加大抵為西番所佔據而菲乎七家皆鑿矣閻菴
既復命王妃嘉甚擢為亜墨利加総管閻菴雖能闢
其境而未通物情叛乱尋起国王遣別将治之還閻
於本邦寵遇如故後又抵北亜墨利加闢墾曠土遷
民成聚落審其物産而還時王妃卒閻菴感知己之
恩悲不自勝未幾発病而死年六十二實永正十六
年也（西洋千五百三年）閻菴已建盖世之勲国人多羨之有一
客謂閻菴曰子捨出新邦亦僥倖耳何足道乎閻菴

曰然、子詣試卓雅印於机、客曰、不能也、閣奄乃取印
挫其夫卓之、客曰、如此則我亦能之、閣龍笑曰、然但
世人不注意於此、故不能尔、儻能注意何難之有、若
吾檢出亞墨利加、何以異於此、



## 詔聖東傳

北亞墨利加、地僻民戇、風气未開、無城郭之固、無戰
鬬兵甲之用、保離頑蠢、若鹿豕、然、是以數百年來、西
洋諸番分佔其境、徒民闢荒、徵租稅、斂土物、歲月既
久、生齒蕃育、近世强悍雄鷙之士、寖興而西番政令之
益苛、民不勝命、乃举兵驅逐官吏、遂為共和政治国
者三十一国、而詔聖東乃其嚆矢也、詔聖東北亞墨
利加、比尔尼泥亞之人、祖父本貫、啖咕咧、避乱徙焉、
父力耕致富、殖、詔聖東性聰敏、八歲舍精究度学、居
数年、帰閭里、勤稼穡、有暇輒講習、於鞜宝暦三年、西
五

勛

洋千七百十三年 佛蘭西築寨於惟幄々々係暎咭唎屬地、暎咭唎怒攻之連年不能拔余詔聖東諸寨議和支吾不諧頗得其虛實而還擢為巡哨長官善以寡擊衆屢有功陞部將又力戰破歇而志不欲支暎虜要婦返田里益焠掌讀兵書安永五年西洋千七百七十六年及民苦暎国苛虐將举兵詔聖東傾財繕兵甲躬親訓練越二年聚衆會議結義團衆推為都統然烏合之徒不肯從約束詔聖東顧能盡心於危疑勛勸之間撫之以恩馭之以威出皆於至誠衆莫不敬愛乃举兵逐官吏暎国鎮將大怒進勦詔聖東一戰破之又率大衆來討諸隊皆敗獨詔聖東全軍而退歇莫敢逼後擊鎮將破之又擒殺戍兵拂蘭西素与暎国不恰因為之色援勢益振天明四年西洋千七百八十四年伐暎兵於余尔偏東之地擒七千人暎国交兵殆十年每戰輒敗乃知不可制議和盟干巴里斯拂蘭西国都也由是北亞里利加為独立不羈之邦實詔聖東之功而不敢自矜伐將鮮職衆苦留不聽帰田里惟文史自娛澹如也是時禍乱始定而制度未立人心未輯吏民憂之乃聚衆畧課推詔聖東為上官詔聖東不得已趄視吏畫定法令咸合時宜人悅服同又

推為最上宜期以四年及任滿又留之四年詔聖東
為政廉而公推誠待物有巴尔東者明敏有器識姻
婭令通大體詔聖東舉之恭奕政支在任八年法令
整肅武備交嚴闔及大治然人或有議其所為者詔
聖東感憤及任滿乃還旧闔深自韜晦無復功名意
以寿終于家遺金獻金数萬於宜建学校育人材民
懷其德莫不痛惜以其能蠲暎咭唎之暴也暎咭唎
兵力精強衝行四大洋之間奪地拓疆狼噬虎踞宇
内鮮能摧其鋒而詔聖東以區々烏合之衆廓清兇
逆拔及民於焚溺而措諸社席之上由是連及鄉音庶

必

接臂而起相與定從約議政支内修耕戰外禦寇讐
而為脣齒犄角之国者三十一国嗚呼詔聖東虽生
於戎羯其為人有足多者首章宗称禿髮傉檀曰奇
才硬畧不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及
之外亡經之外復自有人也詔聖東庶幾近之

侍

反金數別兒儉傳

反金數別兒儉和蘭人也齒髮甫燥即嗜學博涉群籍古今治亂之迹天文地理曆數之法莫不精曉国王奇之擢為侍郎尋為軍將明和四年西洋千七百六十七年奉使命至俄羅斯見大將軍陸滿東手與語大如激賞薦諸帝授海軍都督是時都尓格入寇艦艢三十隻兵皆強悍俄羅斯軍望之奪气反金數別兒儉急麾部卒鼓譟而進敵逡巡不敢逼會颶風驟起敵船悉檣皆壞掀舞欲覆即乘機突擊礮声如萬雷大敗之浮屍蔽海帝大賞之既語人曰大夫夫當竭力父

修條之誤

邦

女之邦遠在他鄉鞏養富貴非吾志也辭職帝遣兵護送父老聚觀莫不嗟賞天明元年（西洋千七百八十一年）喚咭唎入寇及金數別児儉率水軍擊退之陞海軍都督築城於那庫港守備益嚴俄羅斯招之欲委以兵權爭那瑪尔加王亦厚聘皆辭不就寛政五年（西洋千七百九十三年）知蘭与拂蘭西戰大敗之反金數別児儉功爭一献策三條一曰卿貪之二曰正班位三曰建学校皆切中時務赤裟為諺者所陷禁錮踰年得免爭那瑪尔加王厚幣聘之乃往仕然惟以讀書自樂不皆參軍支蓋不欲与梓鄉戰也王礼遇益厚群臣多忌之乃

巢

懼禍辭去入拂蘭窠拜大将軍及国王見廢仕撲那把児至大宣文化五年（西洋千八百十九年）病卒年八十四反金数別児儉善用兵策無過筭法令甚嚴犯者莫敢赦而愛士卒与同苦樂所獲珠宝貨財皆領与毫無靳色由是士卒致死力所向莫不摧陷著兵書数十卷講韜畧者挙以為主巢蘭人欲墓雖像奉祀至今不絶

## 互市

海外諸番以互市為業以舟楫為宅涉萬里之鯨波迴旋四大洲之間其言以為損有餘補不足合于天道而其實惟利之圖又窺他邦之虛實有猶釁則乘而取之以拓疆界固非聖人懋遷之意又非誅暴弔民之義也夫利於己者必害於人是以互市易啟爭端若我邊民之於明遂生禍亂閩浙沿海數千里委被殘破明室為之衰弊至有南夷北虜之稱其禍由互市始也唐荊川上書曰國初浙福廣三省船司在浙江者專為日本入貢帶有貨物許其交易在廣東

委悉之誤

初

者則西洋番舶之輳許其交易而抽分之若福建既
不通貢又不通船而国初設　立市舶之意漫不可考
矣船之為利也譬之礦然封閉礦洞馳斥礦徒是為
上策度不能閉則国收其利榷而自操之為中策
不閉不收利孔洩漏以資其奸萌嘯聚其人斯無策
矣荊川此言洵為千　古確論近年暎夷之擾清亦自
互市起然則鎖国而不敢通互市是策之上者矣我
邦天文以来与諸番　交易我高舶亦往来于諸番至
互慶長元和之間沿習成風角倉与市監司其支我
商船所至文邦臺灣阿瑪港呂宋爪哇榜葛剌東蒲

輸

寨暹羅印度諸国往返無虛歲而諸番通商于我邦
則文邦呂宋阿瑪港及西洋伊斯把泥亞波尓杜尼
尓暎咭唎和蘭諸番其輻湊之盛至八十餘艘象犀
珠玉錦罽珍玩之物流溢于海内而我邦金銀銅鐵
百貨之輸送于海外者不知幾億萬其害不可勝言
　朝廷有見於斯寛永中下令除滿清和蘭之外一
切禁絶著囮為甲令可謂卓識而慮遠矣近世諸番
來乞互市　朝廷守　祖宗法度毅然不許実社稷
生民之福百世所宜遵奉而不易也
西洋諸番欲取人之国必先取其心取其心有術厚

利以陷之、欲教以盡之、而又以阿片烟毒之使其精
竭髓枯、無報復之念、其術極機巧、故異邦人為所誑
誘、遂為屬国者不可勝數、一友人嘗為予曰、語、昔、波
杜瓦尔之敢吐仙也、商船一隻至海灣、見土人泣且
請曰、吾甲必丹病沒、時方酷暑、不能歸葬、又不可沈
諸海、若得瘞貴邦則幸甚、土人惻肰以白於有司、得
允已、定謝以珍貨、土人大喜、越明年、復至展墓、厚賂
之、土人滋喜、惟恐其不來也、踰數年、挾一老僧而至
曰、是死者弟也、儻許庐于墓側、而爲焚香火幸莫大焉、
土人又請于有司、營園蕉置之、因謝以千金之貨、土



人歡甚、僧朝夕梵誦、操行清嚴、土人崇敬之、齎土宜
餽之、輒以厚幣報之、土人請聽其教、乃會吏民訖之、
音吐朗暢、合坐為之竦動、遠近靡肰信從、既而率兵
艦數十艘、使僧煽動土人相午、焚掠城邑、嶋主不能
禁、遂為所併、其狡黠如此、伊斯把泥亞之取呂宋也、
詭計得牛皮大之地、嘗築城郭、一舉奪之、其他西番
之取地、枯軀率類是、昔耶蘇教之入我邦、建一寺曰
高垂寺、迓番者蝟集、織曰信長、謂人曰、吾觀蛮僧所
為、有可畏者、凡浮屠受人之財貨而自養者也、彼則
不肰、迓番者有餽遺、少酬以重貨、其包藏禍心未可

量也乃壞其寺逐之豊臣秀吉征九州見賣僧侶傲
逐之禁止其法二公烟眼如炬洞燭夷慮可謂英主
矣然其教已漫漫于諸侯若高山右近小西摂津守
明石掃部之徒皆崇奉邪而士民汲汲要致卒致天
草之乱於是流放寛殺至三十八萬人然後邪種悉
絶狂燄始熄至今為天下大禁此亦萬世生靈之幸
也爾微二公之恥斥天草之誅戮則吉邪不為紅鬚
緑眼之虜者幾希矣

## 瀆漫

## 馬鳥之說

## 境境之說

西書以通高為要務其意蓋謂我俗蠢々在一地球
内而分區閉境緩急不相救有無不相通豈大公至
王之道也哉天之生人孰非同類〻〻相親以其有
餘補其不足乃人之情抑天之道也国虽有萬殊而
其所戴者均是天也俗虽不同而其所履者均是地
也言語虽不相通而所瞻仰者均是日月也然則人
之生于兩間虽国殊俗不同猶兄弟親戚之不可相
離也今乃恃己之有餘而不恤人之不足安己之所
樂而不顧人之所苦是挾彼此物我之私而不通于
天地大公至仁之道者也夫挾一己之私而不通于
天地之公道天地其謂之何此西洋互市之意也慮
聞之似亦有理然以予觀之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

二者也、既其羨而不食其蔽者也、聖人之治天下、孰不以天地萬物為一体、然而勢有所不能、是有所不及、於是遠近親疎、而有差等、而不可紊、苟不辨其差等、而兼愛之、是墨子之無父也、故聖人治天下、要在一區域之内、亦親親而仁民、こゝ而愛物、其親疎遠近厚薄之間、乃天理之自然、非以人之智力而為之差等也、故九夷之外、勇堯舜文武之聖、猶有所不能及、況於西番以互市為名、而其実包禍心、窺他邦之虛実者乎、且五方殊性、好惡不同、言語不通、非我族類、必有異志、故聖人嚴華夷之辨、不敢以中国之道

城域之誤乎
之親之誤

包下脫藏字

治之也、今乃向邊徼通互市、必至開爭端、尋干戈、而国士民肝脳塗地、其以所通互市、置有無愛民利物者、適所以為殺戮不仁之資也、天向地闢、人物化生、虽絶域窮嶋之中、必有相生相養之道、有布帛穀粟魚肉之用焉、但有豐悴肥瘠饒乏之異耳、今乃不安其分、不樂其地之所生、而垂涎於殊邦之豐厚、此豈天地生人之意也哉、若吾大日本、独立東海、不与外邦接壤、別作一乾坤、其体勢与西番相懸絶、故安於我之所有、而不羨殊方之珍異、鎖国関閉、陰滿清和蘭之外、不敢通貿易者、二百餘年矣、若廣徼宗之

法闘関延客与外邦相交易彼此之情必相抵牾而
爭鬨之端必間若吾商船之於前明未可知也互市
既通彼必復倡效教以淪海内之民生不可測之患
若天草也敵匪之夏亦未可知也其他病痛百出不
可救藥適足以壞国家生禍乱矣夫欲行萬物一体
之仁而不顧彼此人情支勢之殊膠柱鼓瑟權衡失宜
竟致天下之騷擾孰若鎖国閉関与海外絶国不相
通彼此俱得其安為愈乎哉弔故曰西番互市之說
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啓其羨而不食其歉者也

天地於人其愛之也至其憂之也深故天間地闢草
木百穀生焉禽獸魚鼈類焉凡養生送死之具悉備
而人始生焉邵氏所謂天間於子地闢於丑生於寅
即此理也故正帯帝嚳豐饒之地其生人最先最相
並餘則次之及其久也絶国窮嶋冬熱夏寒之地亦
寔生焉生則日用百需之物必備焉其物産有饒乏
美惡之殊而未始無養生送死之具也若夫極寒極
熱五穀百貨所不生之地則人亦不生焉天地之情
亦可見矣然則人産于各国皆能安其生守其分不
以遠物為宝則虽絶域窮嶋亦有以養生而送死何

必以通有無於萬里之外為乎哉凡通有無一區域之中固不可無也至于隔萬里之雲濤分參商於天末則国殊俗異言語不通人情風俗不同冥有貿易之利亦易致驕乱不如各安其土之所生也由是觀之世之互市於海外者不安己之分也求利焉尔矣不樂天之所賦也貪美焉尔矣是故聖人之制礼也居山者不以魚鼈為礼居川沢者不以麋鹿為礼各安其土樂其業不貴難得之貨不以無用害有用故風俗醇而政教治矣今西番以奇貨珍玩無用之資易銅鐵百貨有用之財是投己之毛髮而掐人之骨髓其所以自為則善矣其所以為人則吉不知也無絶而不市彼將曰有無不相通与天道悖矣嗚呼天道果如是乎哉

易益之間之利字有

交易益亦能矣故欧羅巴之人以此為要務而萬国不能免其籠絡也東西洋考云穆宗時除販東之律于是五方之貿熙々水国刳艅艎分市東西路其輜載珍奇故吳物不足述而所貿金錢無慮數十萬公私並賴其殖天子之帑庫也萬暦三年東西洋船水餉等規則船深一丈六尺以上每尺抽税銀三兩一船該一〇八十五兩陸餉貨物抽税則胡椒每百斤抽

稅銀二錢土分明吏云佛郎機擾亂內地因絕交易
貨至者寡有議佛郎機通市者給戈中王希文力爭
乃定諸番貢不以時及勘合差失者悉行禁止由是
番船發絕巡撫林富上言粵中公私諸費多資高稅
世宗時諸番公私皆窘今許佛郎機互市有四利焉
世宗時諸番常貢外原有抽分之法稍取其餘足供
御用利一兩粵比歲用兵庫藏耗竭藉以急軍餉備
不虞利二粵西素給仰粵東小有徼羨即措辦不前
若番船流通則上下交濟利三小民以趨遷為生持
一錢之資即將展轉販易衣食其中利四助回撫民而

若俱

濟字句

喪

有所賴此因民之利而利之非闢利孔為民招禍也
部議又從之而是佛郎機滯人香山澳為市而其徒
又越境寓於福建往來不絕其市香山澳者遂至築
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國然又云自有倚寇之變海
禁甚嚴公私失利財用困竭於是諸臣乞復弛海禁
通市易據此則明人藉交易之利以給國用公私俱
有資其利豈不鉅乎迄東則閩浙數千里為我邊民
所躪蕪走為墟莽南則香山為西番所佔據李瑪竇
甑迪我艾儒略之徒闖入內地倡效教受惑士民所
獲不償所喪害亦鉅矣清人沿襲前明之陋習通東西

釁飢之誤乎

一 也洋銅觔制錢足于国用象犀珠玉翡翠琳瑯珍玩之物上下是賴其得交易之利西洋也乍浦旧為海濱小聚落而弛海禁通貿易以來並馬頭列商館洋船輻湊頓成繁麗之區朱舜尊有詩云乍浦逼瀛壖孤城小於甕居民八九家僅足寇鴟凍迨來弛海禁僻地乃喧闐亦可見其一班矣然終致嘆夷之交廣東浙江暹羅茶毒交易之利虽鉅而其害之源亦大如此前轍未遠可不懼邪

唐船之通商于我旧矣周防大内氏奕世藉其利以致富強此其左証著者迄前明之季避乱帰化者寔繁九州港畏大抵互市場元和二年定以長崎為榷場其他港禁互市寛永十二年互市一切禁絶所許者惟清与和蘭耳長崎本為大村氏封疆元亀二年民部少輔経忠於長崎設六街為蛮船貿販之所天正十五年豊臣秀吉西征檢出長崎憤蛮人行放殺遂教傅伴天連等猶許互市令藤堂高虎定法制由是長崎為豊臣氏下邑文録元年始置顧墨以奇沢志摩守廣教任之其後復為大村氏封内慶長十五年 幕廷收之別賜地於海濱 烈祖崇命本多正純長谷川藤廣遺書福建総督陳子贡使商船齎勘

絶作止

查

遂作遂

子貢

鼎

人入之誤

稅

合符修好其辰乃林羅山先生所作子貢不報盖畏我也清盖鴻元論南洋支亞辰曰統計天下海嶋諸番惟紅毛西洋日本三者可慮耳姜宸英日本貢使入寇始末曰貢端絶則日本之販船不至日本之販船不至則我内地勾引接濟之奸不能挾倭以為重如此虽有高檣大艘群聚而輩往者不過將其糸素辰畫什物之類以往区渙利而已於我国因無損也況設之市評以收取其稅其有裨於国用又有甚利者哉據此則清懲前明之禍而不侵与我和親催使商船往区互市以裨国用耳

為作所

和蘭之通于我蓋始于元亀元年其朝于江府則始于慶長五年今已二百數十年矣其互市以銅為主而銅之用尤在造船世皆知之其用諸大砲人或不察也偶讀一書云阿瑪港与日本支那交易所得銅可造大砲千門而彼皆鑄錢与印度諸国貿易得利無算又云銃以銅錢為隼則西番以我銅為鏡砲可知也夫土金皆地之骨髓而其用之廣莫如銅之用尤在造船鑄銃砲西番互市於萬国以舟楫為宅故其為重莫過于船内以守国外以拓疆戰鬬之器莫神於砲故以不急之珠玉珍玩易我有用之銅

彼誠為長策而我則失計矣此先哲之所論而勢不能禁者何海外之動靜不可知而邊警亦不可測也夫和蘭之為國最小矣兵力頗強既取滿剌加咬喇吧番達各正諸嶼又因新境於南亞墨利加殆不讓英國而屢朝於江府識我國情今處絕之地而不能知海外之形勢抑啓侵犯之害矣且和蘭与我相親睦設有外夷狐我者必報其情實不生視我受不測之害也彼嘗告波尔杜尼尔之變其有功於我不小而外夷之形勢亦得因以通知焉故亟知互市之此全策而不禁止者蓋以此也然則我之於和蘭

深信之不可深疑之亦不可要在守信義使彼致忠悃於我耳

# 妖教

治天下之要有二焉曰教曰養教者所以明人倫也養者所以蓄民產也是故教不明則民不知礼義矣養不至則民困窮矣養之不可闕世皆知之而至於教則或不以為急蓋養教兩二途而其實相濟惟教之明故忠信持心愛敬父兄不敢流于怠肆而得以竭力於稼穡惟養之至故力耕收穀資用不乏而得以尽孝弟礼義之道二者可岐而視之乎政刑之正可以禁民之為非而不可以概拾民心淑風俗苟欲格民心淑風俗非教之由而將何所由哉矣



# 怠

教之道有邪有正、左不可不慎重而刪雜之也、天下有四大教焉、一曰儒、二曰佛、三曰天主、四曰回回儒則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是也、佛則瞿曇氏所傳之道是也、所謂天主者、其教以耶蘇為鼻祖、耶蘇以漢哀帝元寿二年生於如德亞国、国在亜細亜細亞洲中、既長行教法於歐羅巴洲中、而今則蔓延于諸番矣、所謂回回者、以馬哈默為鼻祖、以陳宣帝大建二年生于亜剌比亞国、馬哈默家世以貿易為業、富厚、從者頗李道加以奇異支著居三十部、名曰馬默教、俗又曰回回教、其教行於亜細亜之地、亜加復默德、即回回国、教又云回教、印度之間、此二教蓋訣鬼神、說輪迴、說因果、皆浮図

徒

四々

氏之甲下者、而雜以吊詭妖濫奇詭之支、其不足信也明明矣、西番人乃諸張之以為至理妙道、其拘墟之見不足与較也、然所可懼者、其說怪誕不經、愚夫愚婦之所沈迷、士大夫好奇嗜新者之所崇向、一染指即陸五里霧中、其毒淪浹于骨髓、不可復洗刷、甚矣、邪說之害人也、昔矢文十八年、大和人了西、亡命入卧西、受天主教、將波尔杜尼尔、已據之、因告教僧伴天連、行其法於日本、伴天連大喜、挾其英子若干人、以了西為尊、我九州豊後大友氏、尤崇敬之、其他侯伯士庶、皆信從、而又盡之以貿易之利、球宝奇

法

弟

貨珠翠玳瑁光彩陸離矣而阿瑪港輸送觀者心醉
目眩莫不帰其情居数年言語備通情好益厚信從
者不可枚数於是生吞噬之心勸士民壞佛寺其意
欲使全国之人悉帰其教然後逞凶逆也豊臣秀吉下
令禁絶其教駆斥教徒於海外然信從者已多遂致
天草之乱死者三萬餘人其餘犯禁罹酷刑者凡二
十五萬餘人邪說之害人至此可不懼哉然而彼国
我禁其法更欲騰狂瀾於既滅西濟里亜国人以寛
永十七年抵吾邦乞行天主教著書三卷　官府而
不聽僅給衣食耳（宮改余其名氏曰圓本三右衛門年七十餘延宝年間病卒葬小石川





無量院題其銘曰唐人之墓至今猶存抵薩摩新井白石白於宣召之江戸覲問曰願行天
主教也　官不許乃憤恚而死（是時白石接邏馬人尔蕚国全圖叩之應對如流乃録其言著采覽異言西洋記聞二書於是吾国始知蕚国風土之槩者白石力也白石彼人明敏有膽畧学極博凡天地理度数之学精詣絶非吾曹所企及也独至天文談所謂天主教則涉薄弱浮図氏之尤下者而彼為肝衝揚以為妙道判然如出于二人可笑亦可憐也）蓋西番
人欲行其教於海外舊不顧死単身羇孤投萬里不
測之域而不辞其志気堅確有過絶人者近世諸番
求互市其意在于此治国家者宜明周公孔子之道
防禍於將萌而守吾道者尤當揭聖賢之大経以排

行之矣、

西洋人撿夫尔、及白石所持者並云、清朝行天主教、是黎立之鬼蜃見者也、明史云、天主教自萬曆間入、其徒有王豐肅、龐迪我一時多信從者、州郡建堂奉之、礼部郎中徐如珂待郎沈漼、給事中晏文熙等合疏、斥其邪說惑衆、帝納其言、令豐肅及迪我等俱遣廣東、逐來国、余下快之、而去豐肅、変姓名、復入南京、行教如故、朝士莫能察也、則明朝已禁之、而民間犯行之耳、東花録曰、康熙五十六年、陳昂上疏禁天主教、從之、則清朝亦禁之矣、沈大成学福齋雜著云、予讀

史郡遣

本下

獨

華

昌作云

洋作羊

杜氏通典、而曉然於西洋之誕妄矣、其人中国也、唐高祖時已然、不自明之始也、徐光啓之徒、未嘗讀書、以為劇見寡聞、從而尊奉之、甚矣其惑也、今攷職官之視流内、視正五品、薩宝視第七品、薩宝府祆正、杜氏之註曰、祆呼延反、祆者西域国天神佛経所謂摩隘、苦羅也、武德四年、署祆祠及官、常有番人奉支、取火咒詛、貞觀二年、署波斯寺、至天宝四年七月、勅波斯経教、也自大秦傳習而来、大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其西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及郡有者亦宜準此、国元二十年、

註

隼

七月勅未摩尼法本是邪見妄称佛教誑惑黎元宜
嚴加禁断其西刻等既是鄉法當自行不須科罪
者佛經摩醯首羅即彼教所謂天主也教祠者說文
閩中呼天祝今之天主堂也未摩尼法者天主教也
西訓帝西洋人也今其說曰耶穌誘人入教之夏故
嚴加禁断也今其說曰耶穌死而為天之主則又
李瑪竇私立名字以為神奇不知固誣其先年而徐
光啓從而奉之其惑甚矣絶曉嵐桃西雜志云明天
啓中西洋人艾儒畧作西学凡一卷言其国建学育
才之法其法凡分六科其致力亦以格物窮理為要

刑

以明体適用為功方儒学次第畧似特所格之物皆畧
数之末所窮之理又支離怪誕而不可詰是以可
為異学耳張甄陶論澳門形勢狀云天主教其說下
俚不足比於二氏之皮毛惟以利啗人從之日衆凡一
貧民教入每歲予以十餘金又讀書識字之人入教每
歲輸数十金又別擇頭人暗相邀結穿終分肥為利尤
厚近年奉旨嚴禁而貪昧者仍首鼠両端非為服
教歸依只以利心難制据此則天主教不唯明清禁之
而唐時已禁断矣撿夫尔輩私其断崇信所謂清朝
行之是誣妄也太西学於天象地理器物之制極為精密

若至性命之理則迂誕而不達於大道誠如紀曉嵐所
駁蓋明於小者昧於大道之至者不而能其勢然
也西学者乃主張其說欲以駕周公孔子而軼其上
秖見其怪妄不自量耳而儒者或崇信之以為千古聖
賢未光可勝歎哉

仲春十有九日写之終時頃
二月十三日
出樹之百日
韻塾外十二庫昏
四時
梅辰

# 洋外紀畧

下

# 洋外紀畧下

東奥　安積信著

西番之性、桀黠多智、能忍耐、一人四之、不成則藉力於衆人、一生為之不遂、則貽之子孫、至功全志達而後止、故自天文地理、以至舟楫器械布帛之屬、極尽精巧、非他邦所能及也、其佑奪人國亦然、啗之以厚利、誑之以妖教、稍与國人相親昵、而察其地之險易、審其凡俗之强弱、戢翼縮爪、以伺嘗隙、然後一拳而取之、術亦巧矣、支那人動以中華自高、矜誇太過、視

出之字下脫于字

諸番如禽獸殊不知天地之气運愈久而愈開闢之以为穹庐氊帳逐水草而迁徙者今則儼然有城郭都邑矣闢之以為窮海絶嶌不毛之地者今則有土穀人民矣闢之以为顓蒙椎魯無文字無教學技藝者今則機智深遠技藝精詣有業札典籍之用矣闢之以為波涛万里梯山航海非数年不能至者今則刼帆疾艣迅如飛鳥未旬月而盤旋于藩籬之外矣天地之气運益開而萬國局面又益变幻形勢業已割一大鴻溝殆有出千古聖人意料之外者今之蠻夷非古之蠻夷也支那人眼孔如豆自謂天地間

口莫過我中國者乃以四夷朝貢為邦光以封冊聘使為美德以航琛輦書為盛事徒喜虛文而貽实害是以歷代受戎狄之侵犯竟化為辮髮腥羶之域而猶不自悟近年又為英夷所焚掠僅襲南宋故智偷一時之便安吾未知其所税駕也然又開門延賊与諸番互市其所逼者伊斯把泥亜波尔杜瓦尔佛蘭西和蘭亜墨利加諸國而英夷尤擅貿易之利彼其狼子野心環視而俱伺以待其募異日为清人之滄害者匪独英夷为然也前車之覆後車之戒可不为寒心哉

支那群聖人之所出、礼樂文物之盛、冠于萬國、而歷代為戎狄所侵掠、竟為被髮左衽之俗、天竺亦為厄利条亜所滅、後又為莫卧尒之有、而今則分裂而為都児格、為和蘭、為暎夷矣、弱者彊之肉、彼蛮夷者不論曲直、惟刀是視、昔者金粘渴唱侵宋、陷慶府襲軍士有畫孔子墓者、粘沒渴問其通夏高慶商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粘沒唱曰、古之大聖人墓安可発、夫以蛮夷之人、大聖人之名且不知、而蹂躪中原如涉無人之境、積屍成山、釀血成川、衣冠文物之士、皆鳥遁獸竄、莫能拒之、可勝歎哉、近年暎夷焚掠閩廣、



其悔毒有不可言者、彼抱虎狼之心、逞溪壑之慾、又恥涎于我屏窺邊陲、譬如劇賊大盜、狙冨豪之家、將投隙乘虛而入、為而我不峻垣墻、不固扃鐍、高枕安卧其中、而不厳為之備、豈不危乎、吾國自古称英武、殲蒙古十万於西海、敗明兵二十万於朝鮮、威震百蛮、今人輒以藉口、然當是時也、天下將士、皆百戰練磨之餘、故恥髯虜如犬羊、然元和以来、四海無虞、民老死不見兵革、蓋二百三十餘年乎、茲矣、人情怠於恬安、風俗流於奢靡、曾無戰鬬実際者、較之往年昔陷陣斬將之士、其強弱相懸絶、顧欲以此当慓悍

虎狼之夷噫亦难矣虽然吾邦東方精華之氣所萃
英武忠烈以死敵為栄其流風餘烈極千古而不磨
滅虽狃泰平之久亦必不至支那人風鶴相驚抱首
鼠竄而受焚掠之虐也　朝廷若能就沿海要害列
砲墩設煙臺振作士気脩整武備使天下之人凛々
然有敵愾之心則又何蠢尔蠻夷之足憂哉吾六十
州士民盍自思吾邦千古未受蠻夷蹂躪之辱天地
山川社稷宗廟之靈昭鑒在上苟能横戈揮刀於涉
磧之上与夷狄接踵而死之上之致忠節於萬古歴
世之神靈下之尽孝義於百代祖先之灵心事明天

日一死重於泰山栄莫大焉若偷生求活於華間而
為蛮夷之奴隷辱莫甚焉又何顔見祖宗於地下乎
其立心決死如此一可以当十〻可以當百〻可以
當千則英夷虽強足以扼其喉而拊之背矣此防海
策一義也
暎夷恣横闖廣威震東洋聞者奪気益以承平日久
而士不習戦鬪也然振起天下之士気鼓舞天下之
人心厳沿海之防禦使外夷不得肆其毒者顧人生
之心何如耳都尔格吹還巴一帝國也暎夷偵知其
城郭不堅牢乃遣兵艦擾埔頭都尔格光大鴉擊之

一九不中以其礮臺在高处而不能平射水面也遂
大敗國人切齒更擬暎夷式增築砲臺於海岸列数
百座敵到以殊死戰暎夷敗走遂為一大強國矣北
亜墨利加萬治六年暎夷始種人於此享保十九年
再 遣牧百人尋遷不從教者数萬人疏鑿山河墾闢
土壤農桑漁獵各從其宜竟創立一國迄宝暦年間
暎夷徵兵於亜墨利加人民憤其酷虐不敢從命拳
兵相戰暎夷不能克議和收兵由是為自立之邦矣
東印度滿剌甸國王薛霸尼雄毅有智幹通好於四
隣爰撫部下将士宝暦中併莫卧尔者過半其子亦

勇鷙尋儉素多養騎馬長槍之士与暎夷戰屢勝暎
夷怒甚傾國奄至兵連不解者四年暎夷又募敢死
之士扼其襟喉之地麻剌甸大窘乃悉精鋭数萬決
死鏖戰暎夷不能當講和而還後討莫卧兒擒其主
勢益強大虽以暎夷之桀驁莫能制焉由是觀之人
主誠能撫士民愛致死力而为之備暎夷不難禦也
況乎吾邦人忠勇出乎天性苟激之以大義勵之以
賞罰練之以戰陣之法則國勢強盛使暎夷畏蹶必
迥出于都尔兒滿剌甸之上矣
凡戰鬬之要有乎戒懼々々与恐怖不同夫兵者凶

器也戰者危亡也孰凶器行危亡天下之大事也人
衆死生之所係社稷存亡之所關故運筭於帷幄制
勝於千里惴々然如捧盤水如涉春氷不敢苟且拳
兵懼其疎也不敢輕易臨陣懼其漏也不敢貪土地
貨財懼其貪也此之謂戒懼彼恐怖者聞虛毛而怖
聞風鶴而怖聞哵唱之言而怖曾不察其實之所在
而神色褰膽已落士氣奄々不振此之謂恐怖戒懼
者勝恐怖者敗自然之勢也名將之用兵嚴法令整
隊伍壹士心致死力興戒懼之心而去恐怖之念故
每戰必勝今世之談兵者聞暎夷之風即愕貼以為

不可敵夫暎夷誠強矣而我邦未嘗一交兵其強弱
之実未可知也彼涉萬里之波爭利於海外主客
之分孰是孰失我據險要彼託舟揖攻守之勢孰進
孰易甲冑器械之制孰利孰鈍弓馬槍刀之術孰精
孰粗兵士之气孰勇孰怯此數者蓋我之所長而彼
之所短也彼之所長者舟揖而已矣火技而已矣舟
揖之制虽堅如金城大如丘山亦唯便于水戰而不
可行諸陸大砲之利虽響震万雷勢崩石城亦惟利
于遠而不可以用諸近近則彼用小銃而我亦用小
銃雖以弓弩及槍之長技足以相當我何畏彼哉爭

我大砲運用点党之妙若不及彼者然其技近年大
閑自今数十年間益尽精力於此而錬習之安知其
果不能与彼相頡頏哉但我大砲之数誠为不多矣
然省它冗費縮国用每歳鑄数十百門則十数年後可
得数千門又安知不如彼之多哉且我顓海多暗礁
多浅沙多峻崖絶壁多颶風礮雲不測之虞往年鄂
羅斯使節船涉数萬里之溟渤盤旋数十州之間舳
艫未嘗損壞自加摸沙斯加航我瀕海至長崎不過
十餘里而船頓壞繕修乃得還其風濤之險可知矣
彼用兵於我我據要險守港島彼船蕩漾洋中為風
清所衝激糧運不給薪水闕乏而我又堅壁清野掠
刼無所獲応受出奇或以大砲火箭火球之類焚其
船或乘昏霧闇夜襲其不意使彼狼顧逡巡而不敢
進未必無其策也抑我邦神聖建国今已幾千年矣
皇統蟬嬋百代一姓金甌無缺与天壤俱存彼蠢
尓蛮夷逞無饜之欲蝙張螳怒欲犯我神州而吞噬
之豈非可憎之甚哉六十州人孰不致死而禦之祖
宗之灵社稷山川之神孰不冥護而擒可之則蹈白
刃然恐怖為也

出字下脫于字

熟之誤

大砲之傳于我已在天文年間而用諸戰陣者罕矣故諸侯不多藏大砲蓋運用点炮之法未精以爲不便於戰然彼既以此爲主一艦列數十門連炮震激不可嚮迎則我安得不用之乎是以近年寢造大砲有御西洋法者其技雖未及彼之精而習之寖久用之寖熟安知不出彼之右乎蓋吾邦之性雖不能闇物而視吳邦所製造即能領悟彼竭數十年之功而成者我可三四年了之其智巧敏捷西洋人每奇歎之是固我之所長則其製造点放之妙運用轉搬之巧益熟益精必當使彼吐舌駭絶但大砲數十門費



用鉅萬非咄嗟可辦而製之者亦有數邦君諸侯省減冗費逐歲製造以至數千門之多則於防海尤爲得其用矣昔者小砲亦出于西番竹斧而我屢用之大奏奇勲其術至今益精熟想亦不在西番之下矣前明嘉靖中我邊民擾乱閩浙時便有大砲而無小砲大爲我兵所摧敗唐荊川上書始劾其製艦爲河運要器則我之後未精於大砲亦当如此也西洋銃砲未審其所始明史云正德中佛郎機所貢故名焉或云我元応二年独逸国僧官秡尒独児度始作之愚按續通宋理宗記蒙古攻金攻汴時金將拒之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錐盛

藥以火点之砲起火発其声如雷閃百里外所藥半畝以上火点鐵甲皆透又有飛火槍注藥以光之輒前十餘歩人亦不敢近蒙古唯畏此二物此乃火砲之始也震天雷所謂天砲者也宋理宗当　後堀河帝之世先元応殆百年則謂始於独逸国者恐非也抑大砲創于金源而西洋出于其後欽姜宸英之此砲一光而血流成溝骨肉糜爛虽有韓岳之将百万之師無所用其巧矣夫火砲之為要器如此我詎可弓製之而奪彼之所恃耶今年北亜墨利加人十五名称飄風抵松前松前候令吏押送抵長崎夷人謂吏曰貴邦不長



火技且無天砲吏曰有夷人曰天砲暎国所製貴邦寧有之乎請聞其製吏説形状施放之法甚詳夷人失色夫天砲蛮夷所恃取奇勝而聞我邦既有之安得不駭懼則防海之器当以此為要其他迦農砲臼砲皆所宜精習

天下承平日久不慣戎事有一二蛮船来則塘報電馳人情騷然諸侯督兵奔鶩於数十里外其費無筭彼蛮夷之情固不可測故厳兵衛以待之誠善矣然彼不必侵擾也但求互市乞薪水耳我乃動数千之兵費鉅萬之財未戦而國力已困矣豈不過慮之甚哉自今以

後有蛮船未宜出官吏十餘人訊之因其所詰而可否之若形勢有異然後出師衆未晚也且諸侯師衆皆屯海湾以耀武威非不美矣然蛮船列數十門今無捍蔽之具徒以三軍為的而遊于羣之彀中危莫大焉宜築堡壘于前高厚数丈防以大砲又伏兵於要隘以視其挙動彼若行剽掠即哨砲一声伏兵四起銃礮乱発使単甲不返可以寒蛮夷之心矣若夫衆船圍繞為風浪所蕩激士卒暈嘔無益於實用徒啓侮軽之之意耳

凡防海之要莫使如沿海諸侯各就其港澳設屯堡置砲臺遣兵士屯戍無支則演習武技或事漁獵兼習操舟游泅或与僕隷俱執耒耜以労筋骨耐寒暑夷船至則出接之有異志即戰不待縣官之命可也若夷船過洋中而不入港澳亦不報可也夫滄海茫々何船不往来苟見一二夷船泊停于大洋即洶然動師衆費國用虽出于儆戒亦屬過慮不如整暇以待之鎮静以禦之使国力不疲弊也

沿海多漁人蛋戸此輩有外冦則皆失業破産罹焚掠之禍宜簡其軀幹壯大有力者以暇日教以技至蒐閲之時則編之卒伍之間使習堅作進退之法賊未即

率以戰古所謂鄉團義勇漁兵之類是也彼平生以舟
楫為宅視波濤如平地非士太夫所能及若使其昏夜
晻霧乘飛軻以火箭火毬焚賊船必当有奇功況乎
鍊習已久沿海之民皆為精兵其有益於防海大矣
而彼亦無失業俘擄之患斯為兩得
唐虞三代皆公天下而封建諸侯故國勢強盛虽有蠻
夷侵犯不至大患秦漢以来封建廢天下為一人之
私其当邊陲之任者皆朝廷官吏其守塞乘障者
皆徭役謫戍之民無事則遊手坐食糜費衣糧有
支則鳥竄獸遁莫肯挺身赴敵者是以戒狄之患一

為士卒

世甚一世而九邦遂旃裘之逼矣何哉離墳墓辞
井閭寄命鋒鏑以禦強悍不測之虜豈惟不樂
亦官長不所樂也且官長遠守邊徼更番相代視
官舍如傳舍視士民如土苴怯懦畏敵之將威福是
士民之所憤怨而不服也夫以怯懦畏敵之將馳憤怨
不服之民而戰之湯火矢石之間一敗塗地無足恠者
封建之制則不然也諸侯各有其国者数百年矣士
民感戴恩沢如父母一旦有蠻夷之患則君臣上下同
心協力守封疆護社稷莫不慷慨勇決而爭赴敵者
何則父母妻子之所在宗廟墳墓之所存失寸乃

失吾寸也、失尺乃失吾尺也、人々自為戦、不独致忠於
朝廷与藩主而已、由是觀之、禦戎之策、莫如任諸侯
也、然任之不專、使官吏為之揮指進退、則往々矛盾相
刺、不得展其才力、若郭李相孚之敗、虽有良相為之
帝制、適足以取敗耳、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不可不
察也、然則任諸侯宜專委之、而聽其所為、不敢製肘、惟
考其勝敗、得失而黜涉之耳、但方今諸侯大抵経費
太過、財用困竭、殆不能自給、而其臣子亦皆乏財資、不能
繕兵甲、修武備、至若大砲則蔵之甚少、虽有防禦之令、
何将力以応之、縣官宜下寛大之令、省其経費、紓其



国力、使之各設墩堡、多鋳大砲、得以当方面、而禦外寇
矣、不然虽專任之、未知其果能厳海疆之備否也、
凡用兵之道、可以攻、可以守、可以進、可以退、投之所向、莫
不如意、而後可以制敵、人之死命矣、若夫守而不能攻、
退而不能進、則勝敗之權在敵、而不在我、其於戦鬪
豈不危乎哉、方今議海防者、皆云蛮船大山嶽堅如
鐵城、蹈波涛如平土、往来靈捷如飛鳥、加以砲銃之宏
壮、而顧欲吾我単桅小船撃之、至則碎耳、莫如守
要害、列天砲、來則連業麋尽、此議能度彼我之勢、
審強弱之理、洵為長策矣、虽然余竊有所憂焉、吾

邦環海而立凡　縣官侯伯之糧粟商賈之貨物悉
由漕運而達于江户彼駕大舶逍遥洋中每一舶過輒
刼掠之如探物於囊中不待発一砲労一兵而稱戴盈
舶則漕運不通而上下俱困矣我近海諸嶋若隱岐
壹岐佐渡八丈大嶋之類不可枚挙彼奪而據之而我
不能救則全島皆魚肉矣此非惟島民可閔而失我封
疆損我国体其謂之何彼知我不能出一船相戰也環旋
近洋毫無所畏避我有備伐我無備焚我郷邑掠我
貨財及我兵奔駭而至則彼已飽颺矣如此則未交一戰
而彼已得無窮之利我受無窮之害皆此由進退攻戰



之權在彼而不在我而已故之々道莫如造大舶製
大砲多大砲則可以碎敵船矣多大舶則可以戰于洋
中矣二者備焉而後可以守可以攻進退之權在我
而勝敗之權在我矣虽然大舶之製其費不貲彼
虜為之費数万金況吾邦新造非損十餘萬金不可
為也彼多大舶者以其通商于萬國故所得足以償
其費我惟用之戰鬪与遭運尓而欲損数百萬金以
造数十隻非財力所能給也無已則仿夷舶小者製
之平素用之漕運可以禦賊舶有事則用之水戰雜
以商船漁艇可以決勝敗於洋中矣昔者周世宗征

南唐々水軍鋭敏周世宗無以敵之帝以每為恨返自
寿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戦艦数百艘命唐降卒
教北人水戦数月之後縱横出没殆勝唐兵乃命右驍
衛大将軍王環将水軍数千自関河沿頴入淮唐人大
驚遂一戦克之平南唐据之則水戦亦(非)我所長苟得戦
艦之堅壯者錬習之亦可以抗外夷而不挫矣大抵承
平之世人情狃安馳逸不喜行非常之事夷舶之来
其果出于戦鬪与否亦未可的知故不得不度時勢而
為之筭畫也古人云水到渠成及後来夷舶屠至或
據諸嶋或焚掠内地則海内騷然不安上下扼腕切
齒欲啖戎狄之肉而食之当是時天下之人不厭儉薄
不惜貨財苟有攘夷之道皆将致死而為之然後大
舶可造郷勇可募城可築墩可列而巨銃之多甲兵
之精什倍於今日矣但恐天下畏夷蛮之衆驚而
不能守堅忍不拔之志議和通互市以蹈清人覆轍
虽有韓岳之将不能善其後耳
禦戎狄莫如任諸侯而諸侯防禦之法莫如土著先
哲論之已詳矣然外冦未至而遽欲行之天下狃晏佚之
久人心洶然謗議沸騰事未成而禍係之矣盍天
駿下之耳目行人心之所不服而能済其事者未之

夫下脫後未二字

伐代之誤

駐

有也若夫海氛方熾或擊我首或擾我尾变幻出
沒使諸侯奔馳不遑則上虽不令而土著之勢自成
矣何哉賊之未無定所無定時我不可以列屯堡置戍
兵既置戍兵必不可不土著苟不土著而兵卒更番
相伐則国多費用士無固志土著則可以擕眷可以耕
田而足食有駐劄瞭望之逸而無道塗奔走之劳財益
足兵益精農民漁夫鹺户之徒亦胥化為兵皆可以
进敵而致力此亦自然之勢也吾封建之制非有意
而為之勢也土著之制亦勢也隨天下之勢而為之
如水之就下不劳力而自成矣

越楚誤

致輸誤

外冦之至若專聚於一方而相鬬戰猶之可矣或掠西陲
或襲東陬未如風雨去如逝電使我將士苦於奔命
如吳之隸越隋之伐陳則勝負之数未決而諸侯已
大困矣加之海漕絕而不通江户米價翔貴百萬生灵
皆阻飢將有哺聚作乱於内者是大患也將何策以
救之愚謂沿海諸侯宜於是時立土著之制築城堡置
屯戍簡農夫漁丁編之卒伍或聚結團社教以銃砲
賊不来則勤稼穡賊来則戰耳至海漕不通都下乏
食則宜致與羽二劒之粟而給之夫關左八劒之粟不過
支三月與羽之米居都人食料之什七尚欵送轂輸而至

于白川則自那珂川可以達于水戸自水戸入刀根川可以達于江戸其至絹川者自關宿入刀根川可以于都下其他轉漕之路亦不少矣況臨此危迫人々皆竦然危懼致死力而就役与承平之世迥異其開溝渠通水路亦可一挙而成矣往昔朝鮮之役遣十三万之衆於海外聚数十萬之師於肥前而輸糧食於海内外而未聞有阻滞於道路者況輸奥羽之粟於江戸非難也奥羽二州之大殆過鎮西九国而土曠民少若能募民墾闢則数百万石可立致也但穀價甚賤風俗嬾惰不肯竭力於稼穡然聞海運不通江戸米價甚貴而轉漕之路通必致力於農事以邇利亦人之恒情也夫以奥羽二州之粟而資之以信越二州則都下百萬生灵亦可以不阻飢矣

天下之事須知時而経畧之苟不知時則議論虽壮而理勢不行竟不免為畧餅耳或謂小笠原島諸嶌棊布于洋中壤沃物殖而無民居為我当佑據之築城堡出精兵内以捍衡神州外以刼百蛮往返之船便不得窺我邊疆也此議洵為雄偉然可行諸古而不可行諸今也何則古昔我將士経戎馬百戰之餘猛將如林劲卒如雨虽海内稍嚮治平而雄心霸

气猶朝々不能遣蒲生氐卿欲取朱明亀井茲矩欲取
琉球未及起兵而豊臣氐遂用兵於朝鮮嵩津氐奪琉
球其後伊達政宗有取呂宋之志松倉豊後守亦欲取
呂宋兵艦糧食已具將発而歿当是時人皆喜戦闘
求功名欲以拓疆域況於弾丸小嶋築城堡據之以
擾乱夷舶之往来易於反掌及承平日久士太夫節弛
肉慢狃於宴安未嘗踐戦爭之地一有外冦且恐不
能禦尚何暇置戍兵於荒邈無人之絶嵩以編強虜
之虎鬚哉且仄聞外夷已植人於諸嵩以拠之今遣兵
取之彼必拳大衆襲我々船狹小水路亦遼遠首尾
不能相救是棄师於洋中也豈不危哉予故曰議論
虽壮不可行諸今待後之豊臣蒲生伊達其人而
為之可也
英夷蹂躪閩廣挾連勝之威屢来覘我邊陲詰言
不遜進止倨傲頗有軽侮我之心甚可恶也魏相有曰
利人土地宝貨者謂之貪兵兵貪者敗恃国家之
強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敗彼英夷既
貪且驕固有敗兆惟彼熟于戦鬪而我承平日久
莫能涉実際故勝敗之数未可知耳兵法曰因勢而
利導之彼驕矜自高以我為不足戦而我守雌示弱

不敢自開兵端我益恭而陰修戢備練士衆遵養時
晦待彼啓釁一旦起而乘之如脫兎如疾雷縱横奮
擊積屍成山使四大洲知我威武之盛可謂千古奇
勲矣然此豈易致哉平時操練士卒教之以技藝飭
之以号令旌簫金鼓之節坐作進退之法如臂指相使
然後兵可用也火器点放之術遠近之度審諦不爽賊
砲鉛彈兩注而目不瞬軍艦輻湊而膽不動堅忍持
重待其入彀中而徐発之発必碎賊船然後砲可用也
舟之大者有便有不便小者有便有不便我舟小則恥
数百艘鳥逝電馳乍西乍東或分或合変化出没火器

亂発以焚敵船我舟大則列大煩成一字陣連発以碎敵
船而後舟楫可用也大抵水戰莫如火攻火攻以大砲為
主而火箭火毬之類応機互用可以焚仇檣洞艙腹兵至
于陸戰則我之所長甲冑之堅刀槍之利非諸番所能抗
彼虽强其心既驕其気既惰而我乃出死力相戰亦足以
摧破之其要尤在平時繰練之精耳昔時戚南塘謂兵
不練必不可用故所至以練兵為急初官浙江參將見
衛所単不習戰乃請募金華義烏人三千教以擊刺矢
長互用由是軍精独譚倫在浙亦重練兵立卒伍法裨
將以下節々相制分数既明進止有一未久皆成精鋭古

名將之重操練如此平時不操練而置之死地孔子所謂棄之者也

在昔　天智天皇築水城於筑紫以備外冦及蒙古之大挙犯我也地条時宗更修築之我兵拠之下瞰賊船賊不得進遂大敗　天皇神智所以慮萬世者至是始驗而時宗之功亦偉矣今之夷狄与蒙古不同蒙古之師発于一時之暴怒又不審我邦之地理故虽強易與耳今之夷狄窺覘我者数十年地理之險易海水之深浅針路之迂直莫不諳悉其用兵必將衝我咽喉之地是大可憂也吾邦環海而立四面受兵何港可不



置兵何畧可不設墩然而蝮蛇螫手壯士脫腕不有所失不可以有取今夫浦賀之為地臨大洋而海水縈廻与江府相通可一鼓而至視長崎松前之有在邊陲其輕重緩急相懸絶設失之其禍不可言誠第一緊要門戸也是以　朝廷命四大諸侯捍衛之防汛厳整無復可虞但其地形与諸邑港湊両涘相距不遠夷船入之即発巨煩而夾擊之彈子全力可以洞破之惟浦賀海水一帯両岸相去三里夷船夷從中央而進砲臺鉛弾果及能否即能洞破否大小船数百艘戴火器果能攔截于洋中否四大諸侯兵甲精強必有以能辨

之矣然咽喉之地萬一有蹉跌変生呼吸之頃此杞人所以
中夜思而不能寐也因窃謂　朝廷擇浦賀險要之
地築一城以為房相之雄鎮則吾師虽或不利而彼虜不
敢背我而直闖江府也彼若攻城而不能拔則援兵立至可
夾擊而江府亦得以此間成守備矣此乃　天智天皇
水城之遺法也且　朝廷就親軍擇一大將率兵士数千
守城更番相戍平時精習武技或事漁猟跋履山野
操舟揺櫓慣波涛之險労筋骨耐寒暑以時大閲講水
陸戦法諸侯見朝廷築城遣親軍必相激勸而講武支
或增築城壕惟恐落其後士気相振旌旗為生色矣

墩

而下脱句旨字

幕朝之士亦跋渉山海熟于戦闘之法与諸侯將士屯駐
策応隱然成常山蛇勢而其所風勵麾下数万之士皆
感激奮興爭赴功名之會則都下柔軟奢靡之習一
変而勁悍壯武之風復興此非特為海防加厳整抑所以
振作江府之士気也而鼓舞六十州之人心也昔者蒙古
犯我邦挾百勝之威提十萬之衆勢如破竹鋭不可当
北条時宗毅然不撓令号合機鎮西諸將如河野嶋津
秋月諸將皆殊死戦遂殲之其得勝之本在于省刑薄賦
修武備而已　朝廷誠能以此為準則築一城遣親
軍其費虽綦鉅亦必有其道矣

我邦自古以陸戰為主以弓弩槍刀為要器天文以降雜以鳥銃而天砲未用之戰鬪也西蛮夷長于水戰精于天炮是二者虽我之所短而今則不得不出於此也古名将用兵如神有倒敵而取勝者若趙武灵王胡服騎射而破夷狄周世宗習水戰而取南塘是也有因敵之所長而出奇破之者若金兀术以枴子馬擅雄而岳飛以麻札刀斬馬足破之楊沂中持長斧如擣而進敗之楊公舟楫如飛旁置竿碎官船岳飛以巨筏乱草破之是也有以小制大者韓世忠艨艟大艦扼金师於江兀术乗小舟以火箭焚之世忠大敗鄱



湖之戰敵船廣大明軍雖仰攻乃縱炬而焚之遂致大捷豐太閤伐朝鮮敵船数十隻守釜山海口長可三四丈以巨材製之舵樟弓弩乱発我兵乗輕輙奮勇直進擲火毬數十延燒茱樞敵船皆炎是也有以大壓小者兀术軍干江南韓世忠以海艦泊金山下豫以鐵綆貫大鉤明旦敵船謀而進世忠分海舟為両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船沈之兀术窮蹙是也今西番大船如城我製小舟坚緻者使賊砲不得中即中之亦不過失六七人而我一発然大船殺数百人是非以小制大乎夷船大砲不過七八貫盖砲極大船板震裂不可用也我乃製火煩自十。

○三四十貫其所衝擊如霹靂裂山可以及遠而粉碎之
近年某侯造三十六貫天砲其度及四十町之遠而彈
子迸裂圍五町忽為烈火虽夷舶之堅亦可粉虀矣
以大廠小乎倣西洋式造大舶無事則用之漕運有事則
用之戰水与夷賊相衝是非倣敵而取勝乎名將用兵出
奇制変如神龍之不可摸捉者班々見史藉盖人心
灵妙不測苟尽智慮必将得破敵之術矣山有砒霜
天必生礬以制之國有鴆天必生犀以厭之造物者好
生如此虽夷舶之高堅銃砲之精巧亦豈無制之々術
哉但憂人之不尽心志耳或曰多製巨熕誠為当今急
務然有砲而無藥非惟不為吾用適足以敵人資耳故多
製巨熕宜先多儲火藥鐵丸此又切要之言用兵者不
可不察也
偶得清人無名氏平夷策一道是人目擊英夷侵犯深
知其情状憂憤不能已奮筆作此策鑿々中肯綮
其論製戰艦策沿海漁人戰於洋中及暮夜集漁舶
焚賊舶皆与管見相符因不厭煩重録之曰嘆自上年攻
陷定海後又破粤東大角沙角虎門進逼省城居代
還南欠極力議和示以優容而犬羊無厭成性益肆鴟
張今年七月破閩之厦門八月又破浙之定海鎮海前

後六総兵一提督皆戦歿至裕制府先鎮於海之学
宮洋則尤為可憫他如姚太令之殉城及大小文武員
弁兵士陣亡殉难指不可屈至民之被殺女之被汚財
物之被掠房屋之被焚到処皆然逆夷罪悪陷天神
人共憤矣夫逆夷之所以大肆塗毒而莫攖其鋒者
固因彼船坚礮猛而我礮之大何亦嘗不猛其受制之
処則在防議者僅仅為守於岸而不議修戦艦練
兵士以戦於外洋也夫沿海有警戦場在水既無渡
水之具何以言戦言守夷船不過三四十隻至多僅容
二三千人海上之風信潮信無定其始到也不過数隻或
十餘隻未敢即城也待其黨羽已集乃併力内駛如粤
之虎門及省城閩之厦門浙之定海鎮海皆闤闠都會
地列堵而居率皆綿亘数千里礮裏擊不必審準無深
中者中即洞墻倒壁傷斃人口而衆人易震々即未戦
而心先怯即一有逃者相率而走兵逆数十隻散布海面
如鴉如萍我軍礮審準始発而海涛之沈浮靡定勢雖
命中以彼此受礮之敵一聚一散聚即無不中散即偶或一
中耳我軍大礮所中之逆船何嘗不沈溺該逆何嘗不裏
如厦門定海府門皆有礮夷船迫粤閩浙之礮臺既為所
奮該逆即将礮眼用釘是果礮之明驗也我軍僅守於

岸彼未攻時得利愈進不得則挾船而返逍遥自在数
里外即礮不能及祇有臨洋而返望洋而欠而已無別法
也若堅造戰艦選練兵士禦内於洋外洋即逆夷不得逞
矣請詳言之盛京之奉天直隷之天津江蘇之崇明浙之
定海閩之厦門福州粤之虎門山東之登州共八処内惟
山東登州福建福州海較窄只須造数十隻每隻容
兵八十名或百一名連船工水手人等每船四十人為断其
水師兵士即招募沿海漁人充之以其素習海上波涛
潮汐虽有大風浪而立脚既穩拳頭不暈至能挾尺板
以凫水遠近者更加銭糧偶有夷船到来即扼於只巢

其大夥未至先拌其鋒而隨未隨勦既可省力即使大
夥全至而二十船散而汪洋中夷船亦不能操必中之技
我軍礮与夷礮互相交錯其中者不過偶値耳即偶値
亦不過破一船而已若我軍利則乘風追擊火彈火箭
火罐皆足蹴其尾而焚之不利則遊奕成收泊沿海港
收軍船可以隨地寄掟而夷船之至海上之波涛有風
固迅無亦有潮浮送彼行一歩我行一歩不能如平地
膽壯者足健膽怯者足軟遲速隨時可以追及也其
即前此之虎門厦門定海鎮海皆有海港以内該逆
之所以敢直入無忌者我無戰船以襲其後也昔長水

若我軍戰船扼於外洋得利則勦之不利則避之彼知有戰船在外必不敢直入内港攻陷地城懼軍船之封其口而襲其後也昔長水戰者莫如李忠毅公常以戰船二三十隻破粤東艇賊三百餘船破南賊匪七八百船或詢公々答曰是不煩言而解武弁不怕死是定心法先且又怕不未息偃在牀而病死者多矣豈有死冠且交鋒時礮声震地礮子滔天而不死者多生死決而心定矣初臨陣時何嘗不心驚目眩及見陣二三次即心不動矣至以少破衆更易曉然賊艘連檣如城軍船只二三十隻今日若礮穀得著只管

既

裝藥点放不必端詳審準礮発時無不中者賊船亦偶中軍船不適過位也其有中亦僅矣軍船二十隻裝礮二十出以得半論之足中其十船再裝一出即賊或十餘船或二十船皆破矣賊虽数百船似乎衆寡不敵賊船比軍船高大又似乎大小相懸但数百賊船若傷其十船八隻勢必潰散奔竄心虛膽怯我乃相度風信潮信令各軍船全提上風上潮長駆靡之遠則大小礮及之近則火箭火　亦及之如駆羣羊矣或曰額設戰船不可用乎太平日久額設之戰船倒價不及半又過其半而虛応故事船身則板薄釘稀槓具

亦多不嘗即仝矣皆脆弱不任駕駛一遇風涛顛播便疎
散矣此畏葸之弁兵得以藉口為委兵於敵也若每船以
萬金造之必工堅料壯矣至戰船定例兩邊有木架高
下雙層遇賊即用綿絮漁網浸海水掛之賊礮虽猛以
柔制剛以水剋火不能為害至船之進退即乘風乘
潮為之不比内河盪槳搖艪也故以戰船与在岸守二
者動靜即勝負判坐以待賊迄無了時諺所謂做賊
一更守賊一夜者此也至顧設水師不可用乎曰閩
粤之水師尚可用至江浙之水師其人本弱且不慣
水性乘船出洋半多昏暈嘔吐故必招募海邊漁

户充之加以練訓而後可豈可以衝風涛破盜賊矣
或曰每船舊金以百四十計之当百四十萬不於軍
需外另又添一大宗經費乎曰自逆夷滋擾閩浙軍
需皆数百萬矣而粤者尤多徒費無補何如造之得
力也每船成造足用十年而歲時小修為数亦省有
夷警則大得力華夷匪歛跡耶以延洋緝盜且厦門
有警即福州兵船可以赴援浙洋有警即崇明兵
船可以赴援而山東大津可以隨使赴援外洋行船瞬
息千里一气聯絡色威益振造船分各省造不過年
年皆可就緒若急即光崖高船漁船應之如厦門之

放

商船每隻成造費萬金其堅実什倍軍船又夷船停
泊外洋其船笨重非風不行而海上亦有数日無風者
招集沿海漁船懸以重賞擇其可設漿二十四夜三
十二枝者令於暮夜密赴夷船附近令一壺湯漿飛
集圍彼虽有礮一時亦点放不及且礮不能不出
每船只用善凫水二人下水伏其舵後用斧鑿之
断其繫船巨纜即舵上仰而不得力一遇風作其舵
自覆即無風其船亦不能動移勢必坐斃或用
十漁船十隻為一排以百隻為十排連環之上堆放
火柴薪油硝令快桀漁船昏夜送往焚之夷船底面

在

寢

虽有銅鐵斤色護面而船上之蓬蓆繩索一燒即亦船
不能動坐而困矣或以此船放海各口禦之亦可杜
其窺入此有隨機用神而明之存乎人謹抒管見
以奉採擇或愚者一得耶至將為兵之膳將才寔難
敢先二字即無敵手也是在選而用之賞罰必信威
令必嚴馭將馭兵之法具在顧用之訓之々人如何耳
承平歲久武備寢以解弛古今之通弊也秦武帝
踐阼江南無事僅三十四年民已不知兵公卿不能
乘馬候景一称兵即瓦解土崩莫肯提戈拒之者国
為墟莽矣唐元宗之世宇内無虞亦不過四十年民已

不知兵革安祿山鼓行而進如登無人之墟而天下
乱矣若元明之末承平愈久潰乱逾甚以至於亡吾
邦承平今已二百三十餘年矣虽曰英武冠於萬國
然武備之嚴士馬之精盖多不如古者亦自然之勢
也近世蛮船屢出沒于邊海或掠蝦夷或擾長崎或
窺浦賀由是縁海諸侯長慮却顧抱敵愾之心鑄大
砲修兵伏以待不虞之警非支那人流于文弱而不留
意於武事者比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
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則我之有邊警焉知不為天下
無疆之福耶

曩余嘗作禦戎策示清水赤城翁々題其後曰子不
見夫脚夫乎輓任載之車隆暑行赤日炎塵之中盛
寒蹈層氷冐積雪流汗遍体耶許之色相属而身壯
強未嘗為風寒暑熱所犯以其元気実于内也王侯
貴人暑則揮凉延御精絺坐廣厦邃殿之上冬則重
裘厚綿擁宝爐坐軟褥而為屋寒暑犯所以其元気
不実于内也縣官誠能修德施仁振肅紀綱国富
食足上下和輯元気実于内而無耗焉虽有外冠亦可
以弾指甲而走之矣此海防第一要枢也余以為知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